



# 四部曲

[加] 苏珊 / 著

他们说，失恋与患癌症一样，会有四个步骤的反应。首先，是痛哭。第二，是愤怒，否认事实。接着，绝望消沉。最后，可怜不幸的当事人，不是死亡，就会康复。



人生本是比赛，比谁长得漂亮，品学兼优，  
谁快升上大学，成家立室，又上了年纪，谁  
比谁更逍遥自在，更早环游世界。

「加」  
尔·舒  
著

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出版有限公司授权出版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11-617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四部曲 /（加）亦舒著.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127-0423-7

I. ①四… II. ①亦… III. ①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2545 号

## 四部曲

---

策 划：和元文化·红书坊

作 者：〔加〕亦 舒 著

责任编辑：贾秀娟

文字编辑：吴婷婷

封面设计：子奇设计顾问机构

出 版：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65133160（发行部） 65133161（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http://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开 本：140×210 1/32

印 张：5.5

字 数：112 千字

版 次：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4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127-0423-7

定 价：25.00 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他们说，失恋与患癌症一样，当事人发现真相之后，会有四个步骤的反应。

首先，是痛哭，第二，是愤怒，否认事实，接着，绝望消沉，最后，可怜不幸的当事人，不是死亡，就会康复。

过程非常痛苦：自信自尊沉落到地狱深处，亲友口头上劝慰支持再也不起作用，水深火热，置身经过，每晚如万箭钻心……形容得不够贴切？那当然，世上并无何人感受这件事：“我知道你感受”，不，你不知道，针不刺在你肉上，你不知道痛。

这大半年来，英宽疏远所有亲友，每天废寝忘餐埋首工作，她体重自一百二十五磅跌到一百零五，已不再穿短袖衣裳，因为手伸出来，上臂比小臂还细，滑稽一如动画角色大力水手造型。

英失恋。

她已度过痛哭阶段。



开头，约有六个星期期间，她一天廿四小时都在流泪，眼泪不受控制，汨汨而下，无论在吃饭、工作、看戏，她忍不住就哭起来。

哭得亲友不耐烦，姐姐英容抱怨：“太不争气了，整张脸都在哭，连额角都挤出眼泪来，值得吗，我最近在看一本小说，那女主角多么英勇洒脱，心痛归心痛，人家打开门，对那男人说‘再见珍重，不送不送’，然后努力工作，三年升两级，又找到更好的对象，结婚去了，你看你多窝囊。”

“你相信小说？”

“至少是励志篇，你应学习。”

英宽不置可否，回到自己小公寓内，一边喝冰冻啤酒一边流泪，忽然她觉得害怕，去看心理医生。

医生轻轻说：“我可以给你一些抗抑郁药物。”

英宽取过药走到街上，华灯初上，年轻男女下班，纷纷到地标等候伴侣见面，英感触入心，靠在灯柱上，忽然掩脸号啕。

这举止引得一个女警趋前询问：“这位小姐，你有何不适？”

英宽抬起头来，这时，她的面孔尖削苍白，宛如病人，女警要送她进医院。

“我没事，谢谢你。”

“精神不好，还是回家去吧。”

英宽点点头。

说也奇怪，那天她回到公寓，眼泪忽然停止，之后，她决定不再在公众场所出丑。

失恋或失婚是社会最常见悲剧，无论当事人多么吃苦，都难以得到同情。

“太看不开了。”

“长人家威风，灭自己志气。”

“最好是放开怀抱，从头开始，不如到欧洲旅行。”

这些已是最佳忠告。

还有就是：“我表哥的阿姨的堂弟暑假会自荷兰回来省亲，荷语颇难学，但你可以应付，我介绍他给你认识，不过他有一个奇怪的绰号，叫鬼见愁。”

要靠自己。

像读书做学问一样，要凭自身意旨。

眼泪干了之后，英宽的性格转变，她渐渐沉默，不再轻易发言，也不参加同事间活动。

她把精力时间用来挑战同事不愿接受的冗长繁琐不讨好任务。

女上司不忍：“英，我找人给你做帮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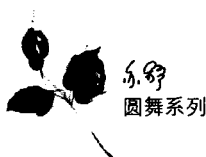
英宽摇头：“我可以应付。”

“春假之前需交上这份报告。”

“我百分百明白。”

英宽提早一天交上报告，文字简易亲切，实凭实据解释本市各类投资风险以及妇女斥资房产数据统计，报告建议客户范围应扩阔到独身女士群。

上司梅太只说一句：“你很用功。”



上次她那样说是三年前，那名职员年尾升上两级。

但是英宽心中却无限空虚。

她胸中，像被人挖空一个大洞。

为增加体力，她每天中午吃一客牛排三文治及一大杯草莓奶昔，渐渐她的体重不但回归，而且大大超出预算，她增长到一百三十五磅。

英容当她患上无药可治的伊波拉传染病：“不可以再胖下去了！”

她着英宽去做运动。

英宽挑了拳击。

每次打上沙包，她心中都有痛快感觉。

她在打谁，是他吗？

不，不，不是任何人，只是捶打霉气。

从头来过，怎样来过？

英宽茫无头绪。

梅太着她放假：“英，去散散心，回来之后，有更重要工作等着你。”

放假第一天英宽睡得比较晚，她被一种奇怪的声音吵醒，那声音先是“呼噜呼噜”，然后“噤，噤”，像什么？像猪只吃饱后满意的打呃声。

英睁开双眼，看到阳光已照到床脚，不早了。

她深呼吸一下，仰脸躺着的她发觉自己喉头“啊啊”响，英惊出一身冷汗。

猪只打呃声发自她的喉咙，她打呼，她听见的粗鲁怪声由她自己发出！

不但如此，她嘴角且有涎沫滴出。

可怕，胖了二十磅，后果惊人。

她跳起床，奔到浴室，照镜子。

还好，没有像法兰兹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主角那样一朝醒来变成大蟑螂。

她在镜中照见一个发如飞蓬双眼红肿，两腮胖得挂下的残花败柳。

英扶着洗脸盆惨笑，还来不及伤春悲秋，一转头，看到阳光高照下浴室脏乱情况，她吓得愣住。

多月来她天未亮出门，天黑才回家，哭着往床上一倒，又是一天，没想到今日放假，她看清楚自身，更坏的是，也看清楚这所卫生间。

英跌跌撞撞走进厨房，惨叫一声，她闻到一阵臭味，垃圾堆积如山，吃剩的罐头到处都是，小苍蝇已经孵出，嗡嗡声四处飞舞。

英宽，失恋已叫你变成一只猪。

且是一只腰腹间被切了一刀受伤嚎叫打滚的猪。

她扶着墙壁呕吐。

然后，她到邻居求救兵。

她敲门：“林太太，问你借家务助理莉萨数小时，我愿付三百元。”

莉萨跟过来一看，抽口冷气，铁青面孔：“五百。”

英宽忙不迭付款。

两人合作，做大扫除工作。

英宽先检出两大箱空酒瓶放走廊。

莉萨把所有盘碗洗净，开始处理地板。

英宽把床单枕头套除下，在阳光下她可以看到叫人恶心灰黄色泪



痕，这些连毛巾全部扔进洗衣机，莉萨索性把窗帘也除下，还打电话叫附近的姐妹淘来帮忙吸尘及熨衣服。

莉萨忽然爆出警句：“人生就是不断维修。”

英宽看着自己腰间一圈圈肥肉。

暴肥、暴瘦，皆因维修欠佳。

她看着莉萨倒出一袋柠檬，切开放窗台上，空气忽然清新。

“英小姐，淋个浴，出去散步，这里交给我们。”

英宽低头，闻到自己身上发出的臊臭。

她羞愧地奔进浴室，用热水淋身洗头。

她换了衣服出门去。

先找到咖啡店，然后愣愣地坐下思想下一步该怎么做。

她已经振作起来了，不是吗。

忽然之间英胸腹绞痛，像是被一枚尖刀插中，且缓缓绞动，似要把她五脏六腑都挖出示众。

英宽掩住胸部呻吟。

女侍看到这种情形，给她一杯暖牛乳。

英握住杯子缓缓喝下，女佣再给她一碗麦片，她觉得舒服不少。

到处都是好心人，英给了丰富小费。

她荡到一间旅行社。

去旅行吧，走远些，看看风景。

旅行社职员走近：“小姐，想去何处，春季到欧洲最好最安全。”

英宽指着一张风景图：“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英国康伯兰湖区。”

“替我办这个旅行团吧。”

“你得先到伦敦，然后乘火车往北……”

英宽知会姐姐，她要外游。

英容叫她到家吃饭。

“我们可以陪你一起去。”

“不用了。”

英容那三岁大顽劣儿趋向前凝视阿姨：“我听说你失恋了。”

真是人人都知道了。

英宽用他深紫色的颜色笔在手臂写上老大“失恋”两个中文字，  
像纹身图案。

她看着顽童：“你呢，你被老师罚留堂可是？”

互相诋毁，哪里痛打哪里，这是应付敌人最佳办法。

顽童说：“可是，我已经好了，你呢？”

英宽答：“我尚未痊愈。”

“什么叫痊愈？”

“那就是说，我仍然伤心。”

“啧啧啧，”小儿怪同情，“真可怜，你有痛哭吗？”

英容叫儿子：“别烦着阿姨，还不去做功课。”

英宽匪夷所思：“他有功课？”

“乘数表、习字、背唐诗。”

英宽惨笑：“做人没味道。”



“这种论调还要持续到几时？”英容摊手，“我听得作呕。”

“对不起，我将在一星期后回家。”

“会否经过巴黎？”

“你要买什么？”

“最新款名牌手袋。”

“手袋全世界都有，不，我不去巴黎，抱歉。”

“一路顺风，玩得开心点，小心扒手。”

春季的湖区国家公园风景如画，整个斜坡上都是野生黄瓣白蕊的水仙花，迎着熏风，一时朝左边鞠躬，稍后又拨向右边，煞是好看，年年春季永恒不变，由上主赐给人类。

十八世纪诗人绥斯渥夫为之感动得写下“咏水仙”一诗，他说，在以后的岁月再艰难的处境里，他想到这一片水仙花，亦会振作，因为他感激上主对他恩慈。

英宽站在湖边码头，却无法得到同样感受。

一班日本旅客却为美景良辰震荡，议论纷纷，不住赞叹，不停拍摄。

一名水手问英宽：“你要上船游览否？”

英宽买票，随口问：“船叫什么名字？”

“露露贝尔。”

“多么美丽的名字。”

“所有船只都是美女。”

英宽想说：“贵国驶出南大西洋打福克兰群岛的航空母舰 HMS 无敌号可不是女性。”

她没有出声，她心情坏，不想影响别人。

甲板上风大，她把绒线帽拉低遮住眉毛。

那帮日本人也上船来，把她当自己人，指手画脚，说个不停。

英宽去过箱根，该处景色差不多优美，但是日人喜欢旅行，并羡慕他人文化。

无论四周围多热闹，英宽仍然无法融洽投入振作，她独自冷冰冰坐一角。

她开始明白到也许快乐这件事与她的余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

她已成为一个空洞的人。

英宽双手大力捶打栏杆：这样巨大苦楚竟要肉身活活挨过，世界角落每年成千上万的失恋人竟无法获得药物救治，太不公平了。

任何一种疾病都可以获得研究基金详尽寻找因由，整组医务人员日夜钻研，可是，谁理会失恋？这也是足以致死的疾病！药苗呢，预防剂呢，特效药呢？

英手臂上失恋两字并未脱色，颜色笔防水，足可逗留三五天，英抚摸良久，觉得生不如死。

日本人在讨论下一站是否到意大利米兰圣马利教堂的僧侣膳室去看达文西名画最后的晚餐。

有人说：“此刻只是原画魅影，只剩下百分之五颜色，余者都由修补师用水彩填上。”

“可是看上去更像四百多年古迹。”

“听说修补过十六次之多，门徒彼得的手曾被改成一只面包。”



“还是值得一看。”

一个老太太问英宽：“你也去吗？”

英宽摇头。

“你心情仿佛不大好。”

英宽索性说实话：“我失恋。”

没想到中年太太如此会说话：“是那人没有福气。”

英宽从未曾那样积极地看过这件事。

她诧异了。

“他配不上你。”

她拍拍英的肩膀。

英呆呆地看着橘红色的日落。

当夜她乘火车回伦敦，住宿一夜，第二天花两个半小时坐特快隧道火车过英法海峡到巴黎市中心，找到 LV 手袋店，走进去为英容挑了三只最新款式。

她听到香港旅客用粤语说：“今天不用排队真好。”

世界大抵是变了，花钱的大爷要排队轮候发落。

英宽随即买飞机票回家。

她坐在座位上打瞌睡，按着心房，还是酸痛。

以后的日子，恐怕要这样活下去，再也好不起来。

忽然有服务员对她说：“小姐，小姐，请出示你的票根。”

英宽睁开双眼，只见服务员与一个年轻男子站她面前。

英掏出票根。

服务员“呀”一声：“英小姐，你不单坐错位子，你还上错飞机，你去何处，你的行李呢？”

“我没有寄舱行李，我去——”

她说出目的地。

“英小姐，这班飞机往纽约，你是怎么上来的？快随我下飞机！”

英宽张大嘴，欲哭无泪，所有的眼泪都已经流光了。

她匆匆跟服务员走到舱门，服务员打紧急电话讨救兵，本来已经收起的流动阶梯又再架好。

“英小姐，随我来。”

她指挥英宽坐上小卡车：“这司机会陪你到二零八航机。”

这时英宽已不在乎是否可以回到家乡，自从失恋之后，脑子一团糟，所有脑神经打结，错上加错，她像个无主孤魂。

英宽把脸埋在双手里。

那边服务员把她当作贵客，接到她立刻关上舱门起飞。

“英小姐，我们已把你挪到头等。”

十多小时后，她终于到了家。

英容来接她：“哗，你面如金纸，根本不似度假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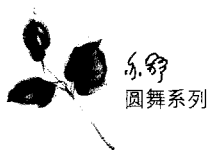
“谢谢你。”

她闭上双目打盹。

到了姐姐家，喝了一碗潮式蚝仔粥，出窍的灵魂仿佛归位。

“玩得还高兴吗，我羡慕你，我孩子小，走不开。”

“我买了手袋给你。”



英宽把手提行李交姐姐。

英容打开，欢呼，然后脸上浮现意外错愕。

英宽问：“怎么了？”

“你看这三款手袋一模一样。”

英宽抗议：“怎么可能，我挑了很久。”

她看仔细了，啊，三只手袋摆在茶几上，同色同款同样尺寸。

她心不在焉，顺手指一指，摆了乌龙。

英宽心灰意冷：“其余两只送人好了，不算你钱。”

“妹子，你真有点不妥，我很担心。”

“别管我，有无冰冻啤酒，要冷得结冰那种。”

她醉倒在沙发上。

姐夫回来，英宽听见他说：“还在喝酒，还未痊愈？”

“唉。”姐姐叹息。

“真可怜。”

姐姐说：“却不影响她工作功能，不幸中大幸。”

“还需要多久？”

“也许一辈子。”

英宽听见姐夫安慰妻子：“那倒不会，再过一两个月吧。”

“原来失恋如此可怕，那人真没有良心。”

“到底在一起三年，听说指环都挑好了。”

声音渐渐低沉，听不见了。

但是英宽听得到她自己打呼：咕噜噜噜，咕咧咧咧。

半夜醒来，英宽披上外套，叫车回小公寓。

打开门，她倒在地上，继续睡。

第二天阳光满室，英宽撑着起床，嘴角苦涩，到浴室漱口。

她俯身，看到整个洗脸盆里是头发，还有一把电剃刀。

这是怎么回事？

抬头，看到镜里的自己，她受到惊吓，退后三步，差点摔倒。

英宽在镜中看到一个光头，是她，她把自己的头发剃个精光。

她摸着头皮，瞪着镜子，哑口无言。

她还能说什么，英宽已经失心疯。

回到家来，醉酒未醒，她竟把头剃光，而且，一点也不记得有这件事。  
完蛋了。

她打电话到公司请一小时假，戴上绒线帽，去买假发。

公司里梅太问助手：“英宽可是今日回来？”

“正确，不过英近日堪称行为古怪。”

“管她剃光头上班，她做的报告，全世界称好，英的触角敏感，行文如流水般畅通明快，叫人欢喜。”

“梅太偏心。”

“我才没有，我最公道不过，行规一向是‘特殊天分，特殊待遇’。”

“英宽回来了。”

梅太立刻说：“着她陪我到贷款部开会。”

“梅太，我可以陪你同往。”

梅太抬起头。



“是，是。”

英宽在计算机荧幕前不住打呵欠及喷嚏，怎样看都不似有特殊天分。

她边擤鼻子边呜咽，“我十分钟就好。”

她取出贷款部最新会议记录阅读。

其中梅太提出的疑点，英宽再一次核实资料。

英对于群众大会特别有触觉，她知道关键在何处，什么时候该出声，又何时噤声。

她服务的公司宝生融资一共有八百名大小员工，逢是多部门会议，最重要是保护上司，接着，维护自身。

梅太见到她：“英，你吃错东西？头脸都肿了。”

“嗯，嗯。”

英抓起外套出门。

在会上，英宽只代表梅太发一次言，她郑重劝告贷款部小心行事，切莫盲从私人银行的无首期按揭，并且把梅太所担心的次按风险重申一遍。

英发觉贷款部经理背后坐着几名见习生，专心聆听。

会议结束，梅太还有私事，着英宽先离去。

在走廊，她听见有人谈论她。

“真厉害，不愧在账目稽核部做主任，讲话一是一，二是二。”

“你看到她身上那套条子西装没有，英姿飒飒，那是本年度的时装，难得的是她全身无三两肉，像个时装模特儿，那发型也妙，短而鬢曲，